

俄罗斯如何保卫索契冬奥会



“阿尔法”特种部队已在索契驻扎了半年以上

尽管大批反恐精英为索契冬奥会枕戈待旦，北高加索乃至整个俄罗斯南部地区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，无法在朝夕之间得到根除。

伏尔加格勒传来的警号

2013年12月底，距索契690公里外的伏尔加格勒响起数声爆炸，在夺去34人生命的同时，为包括索契在内的周边地区敲响了警钟，索契上下“外松内紧”的气氛变得更为浓厚。

德国《明镜》周刊认为，在索契举办冬奥会，从一开始就有冒险成分。与当地直线距离仅300多公里的车臣和达吉斯坦，都是伊斯兰极端势力频繁活动的地区。过去一年间，光是北高加索地区就发生33起袭击事件；去年10月至今，已有139人被恐怖分子杀害。无怪乎在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，俄总统普京下令动员所有力量，确保冬奥会无虞。

但具体工作的落实空前艰巨。索契沿黑海东西绵延100多公里，常住人口40万，体育场、新闻中心和冰球、速滑、花样滑冰等场馆在沿岸地带星罗棋布。更棘手的是，新建的特

快列车必须先穿过险峻的山区才能抵达奥运村、滑雪场和豪华酒店，这无疑是不利于安保的设计。

俄官方对冬奥会的安保投入不可谓不大。克里姆林宫已在当地部署约5万名警察、情报人员和士兵；潜艇在黑海巡逻，无人机从空中监视；S-400防空导弹能在复杂气候下击落遭劫持的飞机。特种部队则专门保护交通线，确保精锐之师可以在几分钟内到达周边关键地点。

“我们需要斯大林式人物”

即便如此，一些西方国家仍不相信俄方的安保工作无懈可击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，离冬奥会开幕还有半个多月，华盛顿就把两艘战舰部署到了黑海，美国空军的C-17重型运输机也在德国待命，一旦发生紧急情况，便前去撤离在索契的上万名美国公民。五角大楼高层甚至暗示，美俄已就美军在俄罗斯领土上采取行动进行过磋商。

当然，保卫索契的重任首先得由俄罗斯军人承担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已在当地驻扎并训练了半年多的“阿尔法”特种部队。这些反恐精英熟知如何在市内、奥运村和体育场馆搜寻爆炸物，还时刻准备执行突袭任务乃至营救人员。

尽管普京以铁腕对抗恐怖主义著称，许多特种兵仍认为俄罗斯现任总统不够强硬。特种部队的许多官兵怀念苏联时代，曾在俄罗斯“阿尔

法”特种部队服役的亚历山大·米哈伊洛夫说，“我们需要斯大林式的人物”。

严防叙利亚“祸水”回流

俄罗斯军人的“怀旧情结”或许和33年前的莫斯科奥运会有关。自从1972年“慕尼黑惨案”后，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大敌。与西方国家举办的数届奥运会警报频传不同，在军方和克格勃等安保机构护航下，莫斯科奥运会从头到尾都非常平静。

苏联解体后，随着北高加索局势恶化，类似的安全感一去不复返。以1995年的布琼诺夫斯克医院劫持事件为开端，莫斯科剧院惊魂、地铁爆炸案、别斯兰人质危机……直到新近发生在伏尔加格勒的“黑寡妇”恐怖袭击，在导致超过2200人死亡的同时，还给公众带去了持续性的恐慌。

眼下，索契冬奥会的重点防范对象，依然是来自达吉斯坦和车臣等地的危险分子。俄内务部估计，该地区目前有600多名地下武装人员，组成了40个团伙。俄联邦安全局则预警称，来自高加索的数百名武装分子在叙利亚参战，情报部门正监控所有航班和旅游活动，以防这些具备丰富实战经验的嫌犯回国，对索契冬奥会图谋不轨。

美国《星条旗报》文章指出，和全球所有恐怖主义策源地类似，北高加索和车臣地区一直被经济低迷、政治腐败以及宗教和民族冲突困扰，很容易成为极端分子繁衍生息的温床。

链接

奥运史上的恐怖主义阴影

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

当年9月5日，8名巴勒斯坦军事组织“黑九月”成员突袭了以色列代表团的驻地，当场打死2名运动员，绑架了其余9名。次日凌晨，德国军警发起的解救行动以失败告终，1名警察和5名恐怖分子被打死，9名人质全部遇害。

1988年汉城奥运会

大会开幕前两个星期，有情报称，有人企图炸毁中国和苏联运动员乘坐的飞机。为此，韩国安全部门进行了周密安排，对92架社会主义国家的飞机采取了特别保卫措施；此外，还对15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12个国内发生冲突的国家的选手实行了特别保护。

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

当年7月27日，数千名狂欢者涌入设在市中心奥林匹克百年公园的露天音乐会时，一枚白人至上主义者设置的炸弹爆炸，造成1人死亡，111人受伤。

2000年悉尼奥运会

得到基地组织资助的印尼“伊斯兰祈祷团”，从1996年起就在东南亚各国招募宗教狂热分子，并对其使用枪械和炸药的培训。幸运的是，这些“敢死队员”准备对悉尼奥运会发起攻击之际，该组织高层担心此举将招来澳当局大规模报复，放弃了行动。

2004年雅典奥运会

2004年5月5日凌晨，3枚定时炸弹在雅典市中心爆炸，造成1名警察受伤；5月12日晚，一家银行外的提款机发生爆炸；19日，警方在一座奥运会主要场馆附近的道路旁引爆了一枚定时炸弹；29日晚，雅典市中心一家律师事务所大楼发生爆炸。

2012年伦敦奥运会

2005年7月7日即伦敦申奥成功次日，该市公共交通系统遭炸弹袭击。大会最终召开时，英国政府部署了超过1.7万名军人负责安保，军舰驶入泰晤士河，战机全天候升空巡逻。

《青年参考》2014.1.29文 / 史春树

做法，在欧洲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大富翁才有可能。

尽管欧洲青年人喜欢美国文化，爱吃麦当劳肯德基，但绝大部分人还是舍不得经常光顾。我曾问过几个人，他们说相对于自带面包，“每顿中午饭花上好几欧元太奢侈了。”

在欧洲，年轻一代请保姆看孩子，或把孩子交给双方老人，闻所未闻。自己生了孩子交给别人，不好好尽自己的责任，是法律不允许的。至于女士动辄美容整容，男士经常足疗桑拿，KTV包房小姐相伴，一般欧洲人绝少体验。我认识的一些经常跑中国的欧洲人，即使国内厂商提出一起光顾诸如此类的场合，他们大都会拒绝，主要是不习惯被人伺候。

游走在东西方之间，住在欧洲的向往中国的便宜货，住在中国的却青睐欧洲的奢侈品。当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眼光看向欧洲人时，欧洲人却在低头看他们自己。东西方青年之间的消费观截然不同。

《中国青年》2013年第22期文 / 社春荐 / 丁强

中西方青年消费面面观

提倡，为年轻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俱乐部：足球，网球，篮球，排球，橄榄球；游泳，滑冰，骑马，自行车名目繁多，非常方便。

一般来说，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都离开父母外租房单住了。绝大部分年轻人认为父母的钱跟自己没关系，自己打工，养活自己，理所当然。父母也支持儿女自食其力，整个社会就是这个价值理念。

与西方青年相比，中国青年的消费理念又如何呢？

这些年我住在荷兰，但每次回国都发现昔日朋友变化很大。有位好友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人事部经理，前年回国，他开着一辆崭新的日本进口丰田去机场接我，去年开着一辆黑色奔驰古普接我；今年又换了一辆红色宝马。追问之下，贷款买的，奔驰是月贷5万，宝马是月贷7万。好友的消费观念代表时下相当一部分中国青年的人生观——活在当下，享受人生。这样三年换三辆名车的

中国人真的是有钱了。每次回国前给朋友们带酒，都是在机场的免税店，几百欧元一瓶。荷兰新闻曾经报道过，近三分之一的本土贵族城堡，现在都已易主中国人和俄罗斯人。欧洲经济持续多年萎靡不振，很多人早已支付不起这些奢侈产业。法国一些几代经营的酒庄纷纷开始拍卖，新庄主当然也是中国人占多数。

而住在欧洲的中国人，不仅是中国人，欧洲人也是一样，每次到中国旅行，都要大包小包地买便宜的中国货。花钱不多，东西不错。很多欧洲人手机都是通过网购从中国买来的，相比欧洲很多品牌，省了不少钱，功能也很好。我见过很多年轻人的手机至今仍是按键式的，非常老旧。

那么西方青年人的消费观如何呢？

务实，绝对不拼名牌。除了学习工作，他们把金钱和精力花费在发展自身的兴趣爱好上，花费在外出旅行上。体育锻炼是绝大部分年轻人的业余爱好，夏天度假，冬天滑雪，一年四季，运动不断。加之政府大力

一些地方小城，城市里冷冷清清，居民多为老人，商店和餐馆也鲜有顾客。如今这样的场景经常出现在日本的小城市和农村。

所谓少子高龄化，是指出生率不断下降，而老人总数不断增加的现象。这已发展成日本社会的严峻课题，不断媒体报道经久不息，甚至被称为“国难”。

日本农业平均从业人口年龄已超过65岁，一些地方农田因缺乏劳动力而放弃，森林也因无人养护而荒废。

日本1997年就已经进入少子化社会。据统计，2010年，日本每3名劳动力供养1名老人，到了2055年，1名成年人将要供养1名老人。

日本少子高龄化成“国难”

日本内阁政府2005年调查显示，还有56.3%的日本人不愿生孩子是育子和教育花费太高。

频频采取刺激措施却没效果

出于对少子老龄化的担忧，日本采取了多项措施。

从1995年开始，建立育儿休假制度，扩大托儿所等，并增强对婴幼儿和孕妇的保健服务。

2003年9月，跨党派的国会议院实施了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》，要求建立能够安心生孩子和养育孩子的环境。

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几乎每年面向儿童的公共支出在GDP中占比都会增

加，但出生率还是持续低落。

之所以如此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。首先，年轻人价值观多元化，而社会生活的各种机制、制度、观念并没有与其产生相适应的变化；其次，虽然失业率不高，但年轻人收入普遍过低，何谈结婚及生儿育女，并且儿童补贴顶多让已有儿女的平民家庭负担减轻一点，但不足以激励结婚生育；同时，日本养老金(年金)一塌糊涂，年轻人对此甚悲观。

日本人担心民族将消亡

可以说，生育率降低和老龄化，有可能成为摧毁日本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制度的致命杀手。

儿童从出生到上大学等，成长过程是刺激消费的重要

因素，而老人消费则显著降低。在老龄化的地方城市，冷冷清清的商店就是体现。中长期来看，人口减少将导致国内市场的内需减少，对整个产业尤其内需产业造成不良影响。

从常识上来说，劳动人口的减少，创造的财富也要减少，国家的竞争力也必然要下降。所以说，日本人对此很焦虑。

日本东北大学吉田浩教授率领的研究小组去年5月时宣布，根据他们设计的“儿童人口时钟”，如果日本少儿按现在的速度持续减少，1000年后日本15岁以下的人口将降至零，少子高龄化是会导致国家消亡的严重问题。

新华网2014.1.6文 / 蓝建中

重回中国，看看别人怎么说

美国《纽约时报》1月19日文章，

原题：重回中国，看看别人怎么说
赴美留学7年后，我再次坐到外婆的餐桌旁。她问，“这次何时回美国？”我告诉她自己想在中国当自由撰稿人。

17岁时离开中国赴美就读，我很快意识到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迥异于我所熟悉的。渐渐地我对中国的理解演变为一幅混乱的印象派画作：来自东西方的新闻和观点并列其间，宛如相互冲突的色彩，构不成完整形象。

我常常发现，同美国的熟人相比，与中国的亲朋好友更难以谈论中国。在美国，我的中国经历会使我的观点更具说服力。但在中国，美国经历似乎只会让我与别人疏远。我的观点往往不被视为客观的，而是不再忠于祖国、盲目崇拜美国的表现。

中国人正成群结队出国。留下来的人在抱怨的同时，以心驰神往的口气谈论美国。“我听说美国人可免费看病，人人都能找到工作……”一名因买房而负债的朋友说起她堂妹在弗吉尼亚州的“好命”，“她大学毕业后4年就买了房，只不过是中学老师！”

若我以这种方式说美国，朋友们会投来被冒犯的眼神。但当我试图解释美国的医保、考试等存在的问题时，他们的目光又会变得游离。那名朋友听到我谈美国房产税时说：“我何必知道那些。在中国你甚至付不起首付！”

我逐渐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。同遥望窗外却只是顾影自怜的人一样，许多中国人眼中的美国——环境清新、福利慷慨、政治透明，只是他们的想象，专门用来与现实生活形成鲜明对照。这正是我对中美的评论令其感到刺耳的原因：将美国理想化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抱有的同样希望和期待，也凸显他们对外界批评中国的异常敏感。

星岛环球网2014.1.21文 / 海伦·高